

印度电影一年走下神坛

《苏丹》五天票房仅收 2400 万



《摔跤吧，爸爸》12.99 亿，《神秘巨星》7.47 亿，《小萝莉的猴神大叔》2.85 亿，《起跑线》2.1 亿，《厕所英雄》不到一亿，《巴霍巴利王 2:终结》不足八千万。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印度电影却似乎在一年内快速地消耗掉了中国观众对它们的神秘感和好奇心，票房节节败退，口碑和话题亦大不如从前。上周五首映的《苏丹》更是惨淡，五天来仅收获 2400 万票房，也就是说 2016 年印度本土票房冠军，最终在中国市场或许连五千万票房的门槛都摸不到。印度电影不再是香饽饽，为何？

■《摔跤吧，爸爸》传递父爱

■《苏丹》的爱情故事很难让中国观众产生共鸣

63 解疑释惑

故事不可信

《苏丹》的片名，就是萨尔曼·汗在片中扮演的印度北方小镇青年的名字。苏丹原本是小镇中无所事事的青年，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安努舒卡·莎玛扮演的阿尔法，并对她一见钟情。自然，身为摔跤运动员并且梦想拿下奥运奖牌的阿尔法，看不上苏丹。苏丹靠着毅力和过人天赋，迅速成为印度顶级摔跤运动员。他与阿尔法的爱情也开花结果。然而，苏丹被胜利冲昏头脑，导致家庭事业都出现危机。消沉好些年的他中年发福，却为了找回昔日的自己以及挽回家庭，重新振作，接受高强度训练转型为综合格斗选手，燃烧生命再战擂台。

这样看来，《苏丹》的故事并不比《摔跤吧，爸爸》差劲。那么同样是摔跤题材，为何《苏丹》就遭到了中国市场的冷遇呢？因为，《苏丹》

讲完了故事却还差一些细节，比如零基础的苏丹只用了 3 个月就练成了印度一个联邦的冠军，甚至吊打体型比他大将近一倍的职业选手；再练一两年，他又顺利当上奥运冠军；而中年崛起阶段多年未受训练身材走形的他，转战完全不同风格的综合格斗比赛，只用了 6 个星期训练，就拿下了冠军。如此“天方夜谭”，与《摔跤吧，爸爸》循序渐进地讲述一个真实故事全然不同，降低了运动题材给观众带来的刺激感和可信度，观众很难投入。

文化有差异

除了对运动规律本身的尊重，《摔跤吧，爸爸》其实是通过一个励志的竞技故事，温情地向观众传递出了父爱，是这份爱打动了中国观众；同样由阿米尔·汗这位中国观众最熟的印度男演员领衔主演的《神秘巨星》讲的是拥抱梦想的勇气，文化隔阂也相对较小，于是票房和口碑亦不俗；《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就因为没有阿米尔·汗的加

持，以及涉及到复杂的地缘政治，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出色了……到了《苏丹》，文化上的差异便进一步凸显出来了。

一则，摔跤在印度的普及和受关注程度大约堪比乒乓球在中国，因而不难理解《苏丹》在印度上映时获得了出色的票房成绩，但简单的摔跤格斗故事很难叫对这项运动并无太多热情的中国观众投入其间。二来，曾有印度电影人自豪地表示，“生活已经那么苦了，何不拍点高兴的给人民看看，电影就是用来麻痹生活中的痛苦的”，这样的观点正与《苏丹》牺牲合理性而更在乎传奇性相应和，两国观众在审美习惯上的巨大差异，让我们很难消化这样一个开挂的冠军。

再者，《苏丹》故事的女主角阿尔法基本变成了苏丹的附属品，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独立自主又性格刚毅的现代女性，一下子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职业生涯全部交给婚姻，尤其当对方始终并不足够尊重女性和婚姻时，这样的“爱情”显然

无法叫中国观众产生共鸣。不过阿尔法在印度却是普遍存在的，在今天的印度，还有超过半数的婚姻是完全由父母包办的；女方无论接受过如何好的高等教育，结婚后都会自觉做全职太太，负责生养孩子和照顾老人。这显然与中国社会女性地位不断提高截然不同。

自然，《苏丹》也并不是全无优点。比如，萨尔曼·汗年逾五十，但无论是身材和演技，都足够叫人相信他扮的愣头青；比如片中寥寥几段歌舞用得恰到好处，很好地展现了人物情绪与剧情进展；比如传递了不服输的拼搏精神，拥有正能量的主题。但这些对于一年内看了六七部印度大片的中国观众来说，已经不再新鲜了。

当新鲜感过去，印度电影的味精鸡汤便很难再让我们下咽了。而这，也给中国电影人再一次警戒：不断简单复制自己或者别人成功的经验，很难在这个更新迭代的市场上生存得足够长久。

首席记者 孙佳音

西方经典融入『东方魂』

杨丽萍在《春之祭》中『涅槃』

《春之祭》被视作现代舞的发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颠覆和突破为后来者提供了无限可能，百年来无数的现代编舞大师都将其视作传情达意的试金石。而如今，杨丽萍将其注入民族元素，以东方视角来解构这场“春日祭祀”。

10 月 19 日起，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英国伦敦萨德勒之井剧院共同委约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创作的现代舞剧《春之祭》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全球首演。

《春之祭》描绘的是春日里，少女被命运选中，被送上祭祀台的故事。作品中有人类对自然原始的崇拜、对死亡的恐

惧和对春天来临的渴望与喜爱。在杨丽萍看来，绝大多数西方作品表现的都是少女恐惧、矛盾和彷徨的心情，但她试图从另一个“自我牺牲、救赎众生”的思想来解读，杨丽萍版本的《春之祭》融入了她对于东方生命观的独特解读：“生命不只是向死而生，而是从生、到死、再到涅槃重生的过程。”

杨丽萍坚持从自身成长的土地里面寻根，依赖民族文化的养分创作。“我要用自己民族的魂融入到这个题材里面。”在杨丽萍看来，“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文化，运用世界语言与之对话，是东方美学独特表达‘被看见’的途径。不论用任何手段和方法，最终，我们要守望传承的还是自己民族的文化。”

这次的创作是一场长达两年的“冒险”。杨丽萍在现代舞蹈的基础上，融入大量藏文化元素。狮子、女人、祭司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而杨丽萍的代表形象——孔雀，也将在剧中涅槃重生。

《春之祭》的内核是“祭祀”，是一个仪式感极强的故事。杨丽萍版《春之祭》也贯穿了她一如既往的形式感与杨氏舞台美学——舞台被 999 个神秘的符号堆满，一个存在于平行时空的修行者，躬身在大地上，好像种子一样播种着祝福，播种着寓言，播种着觉悟。舞者置身其中，忘我起舞，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被放置在一个宏大的时空之中，产生出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舞台效果。人们在大地上生息、舞蹈，又在大地上苏醒、觉悟。

杨丽萍将《春之祭》的舞台化为一个抽象的宇宙，时间、空间、生命共存其中，万物轮回，周而复始。与此同时，在借鉴传统藏族舞蹈和现代舞蹈的基础上，注入她独有的孔雀舞蹈语言。舞蹈中的狮子暗喻权力、旧有的世界、不可侵犯的规则；女人是受难者、觉醒者与重生者；祭司则象征着无情、冷漠的压迫者；而孔雀代表着重生、未来的希望。爱恨、生死与自由，在她的诠释之下化为具象。

此次《春之祭》也吸引了一众海内外知名艺术家，美术总监叶锦添、文学总监梁戈逻等纷纷加盟，曾创作过《阿姐鼓》的作曲家何训田也将在斯特拉文斯基原作的基础上，贡献新创意。

本报记者 朱渊



新闻追踪

威尼斯当地时间 9 月 2 日晚 7 时，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场地丽都岛，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纪录电影《共同命运》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充满东方特色的国际推介会，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发行公司代表，国际制片人、影评人、媒体和电影主创团队，共同见证了这部电影首次向世界发声。

时长 3 分钟的《共同命运》国际版预告拉开了推介会的序幕。预

告片让现场观众感受了一次跨越世界各个角落的探寻之旅，跟随时间的脚步从人类起源之地东非跋涉到欧洲，从中国新疆到中亚，从极地到南美。而《共同命运》的“丝路”海报则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用丝绸与水墨的方式，进行了意象性的表达。浓浓中国风，闪耀在威尼斯电影节各处。

英国著名编剧、四届英国学院奖得主盖·希贝特是推介会的首席推荐人，他同时也是该片的编剧之一。他说：“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好似为现在不平静的世界带

来了一缕光明。”而法国电影发行商雅克·诺则表示：“这是一部属于全人类的电影，它的故事走向，它的情感表达都让我感觉非常亲切。”

推介会上还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著名导演马丁·坎贝尔。马丁是“007”系列中最成功的导演，他表示：“我的电影是给全世界人欣赏的，很多是讲述碰撞和冲突。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同样给世界欣赏的电影，但讲述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这部电影鼓舞人心，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将吸引全世界的观众。”

电影中的两位主人公：西班牙的造纸老人以及丝绸之路上叛逆的文艺女青年受邀来到现场与嘉宾一同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从货车司机故事中衍生出一幕歌剧，则将推介会现场推向了高潮。这幕歌剧是文艺女青年一直以来的梦想，当天主办方为这位执着而孤独的女孩完成了愿望，并将歌剧搬到了威尼斯推介会现场。

《共同命运》预计于 2019 年上半年在海内外电影院线、主流媒体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媒体平台同步播映。首席记者 孙佳音